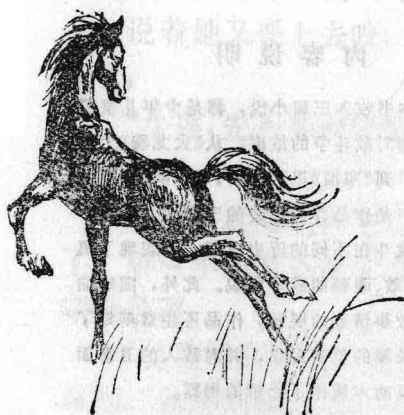




火龙驹

张彦平



火龙驹

张彦平

江苏人民出版社

“1. 封面设计要美，封面要美，封面设计美，封面设计美”
封面设计，封面设计，封面设计，封面设计，封面设计，封面设计

封面设计 虞建
封面设计 虞建

封面设计 虞建
封面设计 虞建

封面设计 虞建
封面设计 虞建

封面设计 虞建
封面设计 虞建

封面设计 虞建
封面设计 虞建

封面设计 虞建
封面设计 虞建

封面设计 虞建
封面设计 虞建

封面设计 虞建
封面设计 虞建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8年11月第1版

197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2,000册

书号：10100·275 定价：0.48元

内 容 说 明

本书收入三篇小说，都是少年儿童积极参加对敌斗争的故事。从《火龙驹》上的小灵，到《寒浪》里的小洪，《虎啸山》下的小成，是作品着力塑造的三个动人形象。他们战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表现了机智、勇敢、顽强的战斗风貌。此外，围绕曲折的故事情节的展开，作品还注意刻画了革命长辈的英雄形象，并对敌人的丑恶面目和反动本质作了无情的揭露。

作品文笔细腻形象，生活气息较浓，从几个侧面再现了当年的斗争风云。

目 次

火龙驹	1
寒 浪	118
虎啸山	154



火 龙 驹

一

迷迷蒙蒙下了几天春雨，乍一转晴，好象蒙在大地上的闷人大被，一下子被掀开了，满目都是耀眼的光采。满山遍野闪着水莹莹的翠绿，蓝色的轻雾带着泥土和嫩草的香气，弥漫在山谷里。小溪欢快地跳动着，唱着清脆的歌儿向远方奔去。

小灵光着瘦小的黑脊梁，黑粗布裤子挽到大腿根，穿双磨破了底的草鞋，牵着一匹火红色的小马驹走出村口。那马驹几天来困在马棚里，现在被山野清爽的空气一刺激，见到那青翠欲滴的碧野，不禁翕动着紫色的柔软的鼻子，昂着头，快活地哧哧嘶叫起来。

小灵拍拍马驹的脖子，马驹亲热地用它滑溜溜的嘴，在小灵的光脊梁上蹭蹭，抖抖丝一样的鬃(lie)毛。

小灵手搭马脖，翻身骑到马背上去，一扯缰绳，小马驹扬起四蹄，向远处的山坡驰去。

越过山脚一片嫩绿的稻田，是一带竹林，穿过林间小路上山坡，山坡上稀疏地长着松、栎、楝之类的杂树，树间是茂密的草地。小灵跳下马，小马驹撒欢跑了个小圆圈，低下头，贪馋地吃起草来。

小马驹吃着草，由于肌肉的耸动，那象缎子一样闪闪发亮的身上，时不时掠过水波一样的波纹。小灵看着它那匀称的水光溜滑的身子，和那四条笔直而壮实的腿，心里一窝子苦恼都消散了。

这匹小马驹，是黄老扒的儿子去冬回家时送给他老子的。黄老扒的儿子黄国栋是本县保安团的团长。这一带山区是没有人养马的，有的人一生还没见过马是什么样子。黄老扒是这里的大地主，又是乡长。黄国栋把这匹刚一岁多的马驹送给老子，有两层意思：一是让他老子摆乡长的威风，吓唬穷人；一是这一带的局势逐渐不稳定，如果共产党真的来了，马能爬山，以马代步，逃跑也麻利一些，比那象蜗牛爬的轿子要快上多少倍。

黄老扒对这马象心肝肉一样宝贝，逢人就吹：

“古人说有了伯乐才有千里马，因为没有伯乐这样识马的行家，即便出了匹好马，还不是白白被埋没了？我看啊，马也是应着天上的星宿的，它是和有天子命的人同时出世的。世上的好马至少五百年才能出一匹。吕布当年骑的那匹千里马，叫曹操得去了，曹操不识马，

送给了关云长，关云长靠着千里马，保着刘玄德当了皇帝；唐太宗有一匹拳毛騧^①，开创了唐朝的天下，……古年穆天子有匹能征善战的赤骥，曾骑着到西天去会过西王母，说不定是它转世到黄家来了；你看这小马驹，长着一副龙身、凤耳、麟口、狮鬃、虎腿，加上这浑身一根杂毛没有的火红颜色，正是那神马赤骥！咳，这五百年一现的良马就应在它身上！我那儿子陆军大学毕业三年升为团长，将来不用说是会青云直上的罗！”他一对老牛眼盯着对方，伸着脖子，压低了嗓门，“他是保着老蒋平天下，还是继老蒋的位，那就以后等着瞧了，嘿嘿嘿！”

黄老扒见听的人不声响，又指手划脚地说：

“不用说这黄家的风水都应在国栋身上了，我老朽只好‘父以子荣’了！这不是凡马，是火龙驹！有龙命龙相的人才好骑，这马长大了，只配给国栋骑的！”

这马驹以后就起名叫火龙驹，谁要叫溜了嘴说是马驹子，黄老扒听到了，轻则骂你一顿，重则打你几巴掌。

为了伺候这火龙驹，黄老扒费了不少脑筋。找个老马倌来，这一带是找不到的；找个不懂养马的成年人，又是吃又是拿的也划不来；最后，把佃户的孩子小灵找来了。他觉得小灵机灵，手脚又灵便，驯马爬山越

^① 騧(guā)——是一种黑嘴黄毛的马。据说唐太宗李世民曾用过一匹拳毛騧。

润比大人好。小灵家还积欠着两石租粮，就硬逼着小灵妈要小灵给他看马抵租。

这一带是蒋占区，我游击队正打算开辟这一带的工作。小灵的表舅——游击队的周开诚经常到这一带来活动，小灵妈把这事告诉了周开诚，想要他把小灵赶快带走，谁知他听到这事后，反而劝小灵妈说：

“姐，你不要舍不得孩子去，你先叫他去，黄家领头的长工王大爷是我们的人，会照顾小灵的。”

小灵妈没想到周开诚竟这样回答她，奇怪地问道：“到他家去，不是明明拿伢子往虎口送吗？他爸不在家，你怎么能出这么个坏主意！”

周开诚笑笑，说：

“你真以为我要小灵去顶债吗？我们是要他给王大爷作帮手哩。这伢子跟我干了几件事，会动脑子，机智，他打进黄老扒家才合适哩。这事等几天我再对你说；你先叫小灵好好去干，其它先什么也不要向他讲。”

这样小灵就成了黄老扒家的小马倌。为了养好火龙驹，黄老扒还专门写信向他儿子借了个马伕来，给小灵当了一个月师傅，把饲养马的一套本事传得差不多了，才返回了保安团。

小灵刚一见火龙驹，心里窝着火，觉得它是黄老扒的腿子，和它主人一样坏。他想尽一切办法暗地里虐待它，可这小东西并不在意这些，过几天同小灵熟悉了，它象懂人事似的，一遇到喂草料或出去遛它的时候，它

总是弄出一些亲热的动作，又是用嘴蹭，又是刨蹄子，有时老远听见小灵的声音，它还会挣脱缰绳向小灵奔去。

小灵慢慢喜欢上它，他想：它和我一样，是被黄老扒压迫的，我应该同情它。

二

小灵看着火龙驹吃草。它象一个不安分的孩子，从不在一个地方挨着次序吃下去，总是吃一口两口又跑到另一个地方去了；有时它一口也不吃，而是直转着身子撒欢。

小灵看着它那淘气样子，偷偷藏到一丛灌木后面，他低低地噉着嘴吹了声口哨。

火龙驹听到声音抬起了头，瞪着水汪汪的眼睛，静静地听着。

小灵又吹了声又尖又长的带着颤音的口哨，火龙驹听真切了，撒开蹄子就向树丛后面奔来，还欢乐地发出啾啾的叫声。小灵跳出来，用手拍拍它的脖子：“你真是个听话的好朋友！”顺手薅了把鲜嫩的青草塞到它嘴里去。

小灵又同火龙驹这样玩了几次，次次都被火龙驹找到了。他兴奋地唱着山歌，跨上光马背，策动着皮马缰向山顶上爬去。那马象火焰一样在树林的空隙中闪动着，渐渐飞上峰顶。

山顶上树木很少，全是呲牙咧嘴的一些青灰色的

岩石，那些水成岩的岩石，象云片糕似的，一层层从山半腰斜着叠向山顶。小灵骑着马，从岩层倾斜的西坡向下走。这里本来有一条隐隐约约的山间小路，他为了试验一下马的本领，离开了小路，专捡那陡峻的石山坡走，但这些石坡往往走几步就断裂成一条越不过的石沟，只得勒回马头重新走。这样往返了几次，等到快下山时，已经过了中午了。

天空的骄阳烘烤在头顶上，被群山遮挡着的山谷，一丝风也不动，人和马都淌着汗。

小灵骑马走出一片松树林，伸手折下头上的一根马尾松枝子，这很象一根唱戏用的马鞭子，他抓在手里扬一扬，想学那戏台上唱武生的唱上几句，他头一昂先来个亮相，谁知这一抬头，看到山下岭口上有一乘轿子走过来。那小快轿由两个人抬着，轿杆一晃悠一晃悠地向山下走着。他一见这乌油顶的轿子就知道是黄老扒的。吓得他一缩身子，刺溜一下溜下马背，拽着马转身退到松林里去，因为转身太急，马蹄踩到一块卵石上，打个前失滑倒了。虽然他用缰绳一打，那马又跳起来，可是它那条左前腿却擦破了一块皮，流出鲜红的血来。小灵心下庆幸：幸亏没被黄老扒看到。他刚要拉着马再向松林里躲躲，却从岭口上传来个狼嗥样的喊声：

“小马倌，你他妈的还能钻到石头缝里去？快给我滚下来！”

小灵吓得心里一怔，迟疑着，不知是想法藏好，

还是走出去好。这时那狼嗥声更凶了：

“你不滚出来，看我不宰了你！”

小灵偷眼穿过树缝向下一看，那轿子已停下来。黄老扒下了轿，挥着棍子要两个保镖的向山上奔来。两个保镖的，同时也是乡长的听差，一个瘦猴样的身上斜挎着手枪，一个高胖子手提着长枪，骂骂咧咧正向山上走。

小灵只得硬着头皮，牵着火龙驹，磨磨蹭蹭出了树林，向山下挪着。

两个保镖迎着小灵扑上去，那个高胖的，叫胖郑的抢上来，抓着马缰绳，那个瘦猴样的象老鹰抓小鸡似的把小灵提了起来。

黄老扒一手擦着青丝葛大褂前襟，一手抡着手杖，走上前来，没头没脑地向小灵打去。

“你他妈带着我的火龙驹玩得可自在？你作弄坏了我的火龙驹，你一百条小命也抵不了！”

打了一顿，累得黄老扒直喘粗气，大肚子一起一伏地鼓着。两只老牛眼，象用血喷过，血红血红地盯着火龙驹瞄了一转，当他发现马的一只前腿擦破了时，从笨重的大鼻孔里喷出拉风箱似的粗气，象老公牛一样吼着：

“狗崽子，把我的火龙驹跌坏了，我非揍死你不可！”

小灵只觉得浑身抓心痛，顿时失去了知觉。

黄老扒昨天去县城，找到儿子黄国栋，又是威吓，又是恳求，要求派兵到黄家村。原来，由于蒋介石在解放区战场上连连吃败仗，兵力损失太大，原驻在此地的主力部队统统调走了，地方的部队有一部分也被抽调去补充主力。我一个游击小分队抓住这个大好时机，积极在敌后开辟工作，经常在各村发动群众，尤其是前几天在三河镇镇压了罪大恶极的恶霸黑天雷后，群情更加振奋，而那些财主们却象见到阳光的猫头鹰，躲的躲，藏的藏。独霸一方的乡长黄老扒，担心自己的脑袋和家业，更是寝食不安，心惊肉跳。这次儿子虽答应派一个连到黄家村上来，但害怕兵力分散以后会遭到意外的袭击，所以言明一旦把周围的游击队剿灭光了，马上就要回去。黄老扒的心里还是象钻进了毛毛虫，一直刺刺辣辣不舒坦。今天回家的路上遇上了小灵，而且这小鬼竟敢妄图躲过自己的眼，不由得把窝着的一肚子邪火，都发泄到这个孩子身上了。

他把小灵打昏过去，气犹未消。他两眼冒火，一脸血紫，象块烂猪肝；大肚子象叫蛙一鼓一缩的。半中晌辞别县城时，城里几个财主在宴春楼给他饯行，灌得他一肚子泸州大曲，这时也发作起来，哇哇地向外呕，那闪光的青丝葛长袍，从胸前到下摆，象刚从厕所捞出来的一样。那酒和肉的酸臭气，熏得轿夫和保镖虽不敢躲开，却皱着眉屏着鼻息不敢吸气。

两个保镖想早点躲开那臭哄哄的呕粪，就一面拿毛巾给黄老扒抹着衣服，一面把他扶上轿椅，劝道：

“老太爷用不着和那小狗鬼子生气，把他交给我们哥俩，快回府歇着吧！”

轿夫抬起轿子继续赶路，两个保镖把小灵拖到岭下，用手撩起路边小溪的水，向他头上泼着，一会儿小灵苏醒过来，他们就将他连拖带拉，赶上轿子。黄老扒在轿里还过魂来，就半转过肥脖子，叫着：

“不要让他跑了，带回去收拾他！”

三

黄老扒一到家，气喘吁吁地坐在太师椅上，那椅子被压得吱吱呀呀呻吟着，似乎要崩塌了。他连着喝了三杯沏得酽酽的毛尖茶，接着又拿过白铜水烟袋，咕咕噜噜抽了一阵，直到喷出的臭烟呛满了一屋，这才让佣人给他换下了脏污的长袍。

“小六子——”黄老扒领扣刚扣上，就慢悠悠地向院里喊着。

那瘦猴样的保镖，口里应着，一蹦一蹦跑进来：

“老太爷有什么吩咐？那小狗鬼子还是昏昏迷迷不能动弹，老郑在看着他！”

“嗯——”黄老扒嘴里沉吟着。由于烟和茶的麻醉，他的心境逐渐平静下来。他心下琢磨着：要是把小马倌真打伤了，再到哪里去找这不花钱的奴才？我还要留他干活哩！

“告诉他，今天一天罚他不准吃饭，要好好干活；要是再有一点马虎，新老账一道算，决不轻饶！”

瘦猴小六子刚要颠着屁股向外走，黄老扒又把他喊住了：

“你和老郑同管家一道，快准备一下，免得队伍来了临时忙乱！”

小灵被架着胳膊，拖拖拉拉顺山路走着，山脚的稻田，路边的小河，山坡的树木，都好象长了毛，模模糊糊地晃动着。他的头上起了两个疙瘩，脸上也有两条血印子，大部分却都是打在背上，背上火辣辣的。他想回去以后这老扒皮真可能打死我了，就尽力琢磨摆脱这场灾难的法子。为了磨时间，他的腿虽然没伤着，却故意闭着眼，耷拉着头，双腿晃晃荡荡，让那保镖架着他走。不大一会儿，胖保镖老郑就累了一身汗，急促地喘着粗气，要求瘦猴小六子换他。两个保镖又累又气，可是为了赶上黄老扒的轿子，怕耽误了走路，对小灵只是不停地臭骂，或拿拳在他背上捅捅，却不敢打他，或停下来整治他。一到家，就把小灵摔到马棚地铺上。小灵平时就睡在这马棚角落的稻草地铺上。他迷糊着眼看胖老郑还站在门口看着他，就故意大声哭叫着：

“妈呀，痛死我了，我要死了！”

胖郑在他腿上踢了一脚，斥道：

“不准叫，再叫我宰了你！”

小灵却叫得更凶了。正在这时，瘦猴小六子走来了，骂道：

“小崽子，不要装死，快起来干活！”

瘦猴小六子又对胖郑嘀咕了一句，两人恶狠狠地向小灵瞪了一眼就走开了。

小灵一看这情况，心里估摸着他们暂时是不会来打我了。但他并不爬起来，仍闭着眼在思考着。忽地有一个凉森森的柔软的东西触到火烫的脸上，那东西还喷着青草气味的鼻息。他睁眼一看，原来是火龙驹挣脱了拴在槽上的缰绳，走过来了。

小灵伸手在火龙驹的脸上轻轻抚摸着，那火龙驹瞪眼盯着他，轻轻刨着前蹄，一会儿又用嘴咬着他的衣襟，好象要把他拉起来。

小灵早晨吃了一点稀饭，直到这时还粒米没进肚哩，肚子饿得咕咕响。他想小马可能也饿了。他一手扳着马脖子，爬了起来，把马拉到槽上，在槽里放上草。小马贪馋地大嚼起来以后，他才走到门口，从水缸里舀了一瓢冷水，一仰脖咕嘟咕嘟喝了下去。这一来不仅火燎燎的嗓子不干了，浑身也好象顿时添了劲儿，可心里窝着的那股火却越烧越旺，真恨不得一刀宰了黄老扒这老狗。

小灵气抖抖地把舀水的葫芦瓢向水缸里一丢。那瓢溅起一道水花，在水面上扣住了。这上窄下宽的瓢真象黄老扒的脸形，那蜡黄的颜色也象黄老扒的流着油光的脸色。小灵用手指戳戳它，它一晃动又稳住了，而且还能看到在光闪闪的瓢面上，映着自己的变形的脸，那上面的两只眼，正好在瓢把上，倒真象黄老扒

瞪眼在向外看哩。

小灵抓起拌马草的小棍，气冲冲一面捣着瓢，一面唱着儿歌：

黄老扒，

黄老扒！

老狗是你妈，

豺狼是你爸；

想把天来吞，

想把地来抓；

我斩断你的手，

我砸掉你的牙！

看你还敢凶？！

看你再敢扒？！

小灵越唱越来劲，好象真的棍棍都戳在黄老扒的胖黄脸上，由于用力过猛，只听叭嘎一声，把个水瓢戳破了。

小灵正呆怔着，忽然黄老扒迈着大步，龉龉(nàng)着鼻子叫着走过来：

“火龙驹给我喂了没有？”

“喂了。”

小灵怕破瓢被黄老扒发现，应着便向外走，想把黄老扒引开。

“到哪去？”

“拿马料去。”

黄老扒看着小灵的背影，觉得这孩子倒是个老实